宋書

三三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臣沈約　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禄勳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

慶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
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
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
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
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
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使能控濟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

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
将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
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兖州
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
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
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
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
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

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
廣州爲亂劭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
慤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
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劭行寧朔將
軍湘東内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
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
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
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

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
太守勔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
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
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為振威
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
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
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
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
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

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
叔寳於横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
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摽龎孟虯並向壽
陽勔内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寛厚爲
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乗馬諸將帥並
忿廣之叨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即時解馬
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
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

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年以勔為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奇珍據汝南與琰為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

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洭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勔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 缺 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閼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 缺 千兩於汝陽臺

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乃上其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答勔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頻亂天亡有期臣以爲獯醜侵縱

秉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邑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 缺 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鄖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粮是威不制民民

非異討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粮以救軍命可
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
城觀其形候不似虛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
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
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
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勅荊雍
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酈
城臣又以爲酈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

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克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一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

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蕃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三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怨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

過縣幾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
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
魯奕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
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彊弱王
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
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
寢動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
羽林監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
千餘人動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

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
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
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闕二字三郡太守安陽縣男
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眞陽縣男食
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
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
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
西詔進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
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

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劭啓徧示朝臣自尚書
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
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
其所請劭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
爲侍中其年南兖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劭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青冀闕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
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

幷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寥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勔渡航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

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纂素
流采金石宣輝目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
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
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
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
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窮禍逼擾京
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
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
風往德歸茂先軌象途就永冤逝無追思崇

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
如故諡曰忠昭公子悛嗣順帝昇明末爲廣
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數大始中爲寧朔
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
諡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
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
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

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

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
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
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
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
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從汝陰王友
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
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冲之

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

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職改意重臣剌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柰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
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
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
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
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
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illegible]

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

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
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
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兾當稱職但一往服領
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
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
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毋憂去職起爲持
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
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賔

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嶲以爲內地綏討蠻濮
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位
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
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
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
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被萬里推
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
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

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illegible]惠開[illegible]

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
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
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
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
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
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
文章等與寶首屯軍于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
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
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

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絶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别駕費欣業萬兵竝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

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
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
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
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
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
可爲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
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
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
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

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欵自以負
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
伍若借問愼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
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
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
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
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
得志寺内所住齋前有鄉向種花草甚美惠開悉
剗除別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

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脉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𢾾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朗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

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項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録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宰户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泰

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荆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並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

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宂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户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顗遣信誘矜司馬

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即日斬衿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衿本官以義陽内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虯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孟虯出尋陽而以孟虯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

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内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為諸軍摠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裴季之棄戍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又

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
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
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
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産之馬步三
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黄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
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
淮西人前奉朝請鄭黑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
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刺史
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

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勔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塹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録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幢主

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亦稍闚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弟爲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

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逆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粮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粮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　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

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
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齎一日
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
已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
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
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
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
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
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

天下精兵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竹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劭於是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劭與諸軍分營城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

三千欲破杭并栅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栅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榦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横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

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竝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賞冠終古而四方持疑

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令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摽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

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
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
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
子名實兩喪没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
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
送誠款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
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
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
事六月動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

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虯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盆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虯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堰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劭入其營劭逃避得免式寶得劭衣帽而去劭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

南角并塡壍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穨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茾苞土擲以塞壍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壍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壍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

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摽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摽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摽相持七月龐孟虯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虯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虯於蓼潭義軍

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巳
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
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
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並開
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
述方承足下迹纒穢亂心秉忠誠悃默窮愁不
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
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
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巳舉城歸順

龐孟虬又繼迹奔亡　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事

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
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
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
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
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鬚膚不全兒姪彫耗
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薛
道摽猶在盧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
肥動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
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

縱之道摽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動所遣諸
軍未至爲道摽所陷季文及武衞將軍棄慶祖
力戰死之動馳遣垣閎揔統諸軍攻合肥是月
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
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
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勛
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
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
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

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邀至叔寶
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
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
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
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
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

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竝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竝遣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遣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竝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

垣閎樂鄉縣侯孟汶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戸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戸送琰及偽節還京都久之爲王景文鎭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懐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爲

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摠統其事元嘉
二十一年十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
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
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
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
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
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匹雜繒三
百匹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死
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

農太守虜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為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阪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弒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陝至曰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 [illegible]

淑之行至朱雀航逢郴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
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庚淑之鞭我從弟令
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
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追呼之
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
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
庚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
爲朝庭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
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

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宂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及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旋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

奕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奕尋以大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奕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奕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奕於小峴奕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奕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奕首奕累世

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幷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

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
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
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
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
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
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
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
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
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

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焉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

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閤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即位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衞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竝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

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道固遣子景徽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攺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琁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衆戰潰散並為索兒所

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闉令降闉既降索兒執闉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

文玊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裵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傳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

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勔
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
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
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
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
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
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

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隷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

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繆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

見殺竝爲太宗所哀追贈儀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雝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乱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竝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

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

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輙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

旣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赴朝庭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强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

秉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秉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暠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秉民僧暠等並進軍攻城每戰輒

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暠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兾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恃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

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即親爲戎首一不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辠即安本任先是兾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

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

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竝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静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静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鬭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

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鏁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即何如宜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既而爲土人起義

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旣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雖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屛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

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臣沈　約　新撰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楊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

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鎭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代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二年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

兖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顔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顔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

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
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
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
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
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
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
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
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

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

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

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衞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勔竝受顧命加班劒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寃訟洗遂瘐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

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槃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槃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槃慷慨謂諸將帥曰逆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　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衞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桀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桀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

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卞伯興等並與粲合謀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衞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

日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揔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

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旣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竝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竝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竝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

京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官可爲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

史臣曰闢運剏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闕二字須機變之用竝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二字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

移夏族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塟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梁　沈　約　新撰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

始建王禧智井㸌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
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
寡弱友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
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
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
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
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其年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戸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戸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三千戸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戸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慮釜鼈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㡉服于周斯爲幸矣

列傳第五十一

臣沈約新撰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

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尒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
則顈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
乃收顈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
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
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
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
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
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
顈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

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㓙猶重義
槩遂延以旌命刼以兵威頴忠誠奮發辭
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
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頴蔑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
王府爵猶齒於鄉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
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
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

增慢與顗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輒流涕常居墓側未甞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
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
桓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帢仁厚之風行於鄉黨

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
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
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
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
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
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勑郡牓表閭門蠲其
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
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禀至行養親必己力
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

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

無術學因以自以營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
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
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債養母有餘聚
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
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
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
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
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
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

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緜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緜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

要使微賤然後取宜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
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
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
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
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一枚如此五日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
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
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

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當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鬬者爲吏所錄鬬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

來不調官長自此以後乃依[illegible]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髙柴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耇方嚴山陰朱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愍君

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耋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學

愽士會與宗覺事不行明年元徽[illegible]
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
年未嘗見喜慍之色三子一弟竝有門行長子
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
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

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牓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

無被絮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illegible]
倦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
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
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
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
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
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

昭前被徵孝廉之選必著其人[illegible]
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敭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
有喬發輝胄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士世載英髦
育翮幽林養音九皐 其一 唐后明敭漢宗蒲輪我
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

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
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丸丸
其三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
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四江華奉贄慶禄是荷姜詩入貢
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
照煇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
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

所懷以贈[illegible]

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

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縣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

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
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録晞張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
廷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
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
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
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
情義實爲殊特蔑尔恭協而能行之兹乃終古
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

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者不知不禽罪勸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戍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餧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

能不傷心民羅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
熟今歳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
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鍾貧民溫富之
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
耕比漢卜式 詔書襃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

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
官賑卹
孫法宗呉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
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
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
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呉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

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
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
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
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
俱得病二人喪没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
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
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
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
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
為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
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三縣令天與善射
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
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
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
所領隨之虜退罷還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
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左細
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

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
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
賊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
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
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
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
興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

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檀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杖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墮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阬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

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壍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壍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邉城令宿僧

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

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

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太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訃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臣識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寔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甿隷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

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
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
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
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
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

爾旦則為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兒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旺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

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

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闋俄頃叫慕之

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曰以數
合米為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
與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輿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為營冢椁子平居喪毀
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
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